

郭
黃
畫
全
集
一

郭嵩焘全集

一

经部
一

周易内传笺
周易释例



郭嵩焘铜版画像



《玉池老人自述》卷首木刻像



郭嵩焘书法扇面

時隨竹陰遷坐

又江蓴天廚

日引蘭氣懷人

玄化老人郭嵩焘書

郭嵩焘手书对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二十日過廣東境汕頭礮石數百里間山勢懸互相
屬有英國鐵甲兵船尾追而至船主云水師提督
賴得船也我船升旗來船見亦升旗我船隨下旗
來船漸趨而近兩船並行相距可十餘丈來船船
人皆升桅舟中樂作我船復升旗來船橫掠船首
而過我船停輪候之遂揚帆駛去四詢船主升旗
何也曰所以告也彼亦升旗何也曰報也猶曰公
使在船已謹知矣下旗何也曰既告則可以下矣
彼船人升旗而立何也曰示敬也猶之列隊也升
桅而後可以示遠樂所以作軍樂也以爲列隊之
節也原船首而過何也曰趨而迎也停輪者以示
讓也彬彬然見禮讓之行焉足知彼士習禮之甚
之非苟然也

二十一日至香港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十二分視上
海近九度有奇而寒燠迥異皆改著薄綿衣英國
水師總兵藍博爾得來晤晤至總署一見所部飛
游營兵船當國體候子至即行矣香港總督德
爾秋遣其中軍阿克那亨以四人與來迎偕到副

使西紀程

郭嵩焘根据日记整理而成的《使西纪程》刻本书影

大皇帝於此葉深加悅情本大臣敬奉
國書前詣

貴國陳達此意並飭即作為公使在

貴國都城駐劄茲於中國光緒二年十二月初八

日即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行

抵倫敦相應照會

貴大臣即懇據情奏請

觀見之期以憑敬謹呈遞

國書頃至照會者

右

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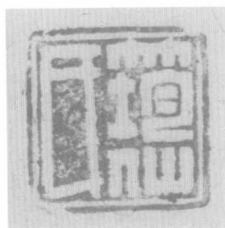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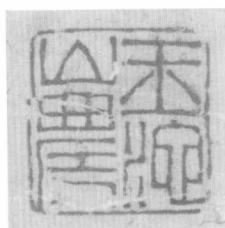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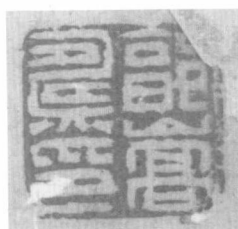
大英總理各國事務伯爵丞相德

大清光緒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正月 二十四 日

英国档案馆藏郭嵩焘书信



郭嵩焘印章

李高仁兄大人閣下正月六日易并至奉

書敬論事是滌帥臘抄一摺規畫援皖方略其
意似欲移駐饒州以皖南自任南安之失都中竟
無知者若南贛一帶賊氛方熾滌軍以不宜輕
移軍情緩急旦夕百變一靈一靈一靈一靈一靈
李永名擁眾數千占克帥約降驕蹇不卒約
東袁午翁駐軍宿松占為犄角又為克帥急動

李旨事多供職其傾迪帥則曰拘守安其其動
午翁則曰拘守宿松其意無展布然則必各軍擁
之以安生定遠於後為有展布即吾不知其意之
屬也然而克帥屢疏効佐與何不敢動一動午帥
而遂去之則又有氣運者焉不盡閱乎人力也款
三間檢匪屯聚動十餘萬去冬偶分數千人據曹
縣及濟寧轉而西陷睢州杞縣千餘城至陳州之
周家口所掠車馬運載以萬如計賊至則相震

李永名

李永名

照賊去則報肅清論保舉一書於自以為功報
千之眾以此假為分軍徑趨河南山東以禦之此
非校中大吏肉食者之所憂也誠以此數十萬之檢匪
收遂生守諸案之吏力耕以自給乎吾固知其不然
也改令自之重莫大於皖北檢匪鄰人口夜念此仰
天為魚小檢匪之為害不制為之兵者及河南山東
無以待之也上海英船聲言回廣東打仗悉如
開行四使者惟明之係添派已全回多餘皆駐紮

府英船至再議英務金銀金銀理勢而窮
此益益難著手侍郎且夕赴天津防堵已有
奏調修行之說此行避軍務而仍還我軍防以
視滬上幕府境地又去天壤生就有裨萬一
直道而行不可則止以此字自持而已今歲又開
恩榜吾省三年三行鄉舉人求求之不竭矣
國日益為倚賴一節以在斯不言為妙歟幸此所
勉也 呈與親京館地想仍舊并念 第壹

李永名

李永名

奏為敬陳學政考試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照學政考試有無劣蹟例應每年陳奏一

次道光二十七年接准禮部咨開欽奉

上諭該督撫等於年終密考率皆以場規整肅士論悅服為詞習成故套毫無切實考語殊非秉公覈實之道嗣後各該督撫等務宜破除情面認真訪察如該學政等不公不動或徇私壞法以及約束幕友家丁胥吏人等不能嚴肅甚至精神疲敝不能振作有玷厥職均著該督撫等秉公具奏不得仍以空言塞責倘意存見好徇隱不舉別經發覺惟該督撫等是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又咸豐元年准吏部咨開奉

上諭各省學政經服時間為士子未幸亦各宜砥礪廉隅恪守清操雖延請幕友出棚按試費用較繁向資

棚規津貼但各省均有舊章豈容踵而加厲嗣後各

學政如有不知自愛任意需索者著各督撫隨時查

察據實奏參毋稍徇隱欽此欽遵在案茲查前任廣

東學政臣王澍上年考過羅定州及現任學政

臣劉熙載本年考過廣州韶州肇慶連州連山

南雄等府州廳據藩司轉據各屬申報俱係遵

例關防提調教官均無干預私認諸弊等情具

詳前來臣確加訪查該學政王澍劉熙載考試

各屬關防嚴肅去取允當其立身制行具有本

末並足為士林之矜式公廉勤實衆論翕同臣

仍隨時留心查察如有前項劣蹟即當據實

聞斷不敢稍事徇隱自干嚴譴臣謹據實奏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同治四年十二月

十五

日

郭嵩焘奏稿

前言

郭嵩焘是我国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杰出的思想家与渊博的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自清道光朝以来半个世纪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对近代中国所处的“三千年未有之奇变”，面对西方列强纷至沓来的侵略与中国落后闭塞的局面，郭嵩焘进行了艰难而痛苦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超乎同时代人的思想和主张，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1

郭嵩焘，清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1818年4月11日）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城一个商贾诗书之家。字伯琛，号筠仙，曾自署南岳老人，晚号玉池老人，又称养知先生。郭嵩焘自幼随父读书，十八岁入湘阴仰高书院，次年入岳麓书院，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并结识曾国藩、左宗棠、刘蓉等人。道光十七年（1837年），他参加乡试，中举，随后两与会试不中。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郭嵩焘第五次赴京参加会试，得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回湖南。两年后，因母亲、父亲先后去世，在籍丁忧守制。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军湖南，攻打长沙。时湖南巡抚张亮基聘请左宗棠入幕襄助军务，郭与左宗棠之兄宗植力促成行。曾国藩丁忧回籍，清廷命其帮办湖南团练，

曾国藩拟疏请辞。郭嵩焘前往其家，说服其接受朝命，墨经从戎。三年二月十九日（1853年3月28日），清廷命郭嵩焘“会同地方官倡率督办捐输团练事宜”。此后几年，郭嵩焘即在曾国藩幕，先后赴湖南各地及江西、浙江、江苏筹集军饷、购置军械；又协助湖南巡抚骆秉章办理捐输、创设厘金；与罗泽南等率湘军援救江西，以功特授翰林院编修。

咸丰六年（1856）八月，郭嵩焘结束幕府生涯回乡，次年冬赴京。八年（1858）正月，郭嵩焘供职翰林院，旋入值南书房。是年，咸丰帝曾三次召见，询以江西军事及左宗棠事。郭嵩焘极力推荐，称左宗棠“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郭嵩焘上奏，陈述“海防与驭夷之道”，提出天津添设战船、内江设立水师、飭令谙习夷语者来京传习以通知夷情的主张。九年（1859）正月，以僧格林沁奏请随赴天津办理海防，曾考察大沽口炮台及北塘海口、筹议临敌章程，但因不同意僧格林沁撤除北塘防务等事，遭到排斥。其后，郭嵩焘赴山东清查沿海税务，因烟台厘局被毁，为僧格林沁奏参。回京以后，郭嵩焘仍值南书房，并曾随咸丰帝入驻颐和园。时樊燮讦控左宗棠案发生，郭嵩焘为之奔走，商请大理寺卿潘祖荫奏保，左宗棠得以转危为安。十年（1860）四月，郭嵩焘以病回籍，此后家居两年，专事撰述。

同治元年五月初一日（1862年5月28日），清廷谕准李鸿章奏，授郭嵩焘江苏苏松粮储道。郭嵩焘于闰八月抵沪接任，次年三月又改授两淮盐运使。其时，他往来于曾国藩、李鸿章之间，参议军政，筹措粮饷；曾与李善兰、冯桂芬、容闳等接触，进一步增进了对于洋务的了解。是年六月二十九日（1863年8月13日），清廷以两广总督毛鸿宾保奏，命郭嵩焘以三品顶戴署理广东

巡抚。

广东号称富庶，但“俗尚繁华”，“民气凋残”。郭嵩焘到任后，“于国计民生，稍有关系，随时整理”，捕治盗贼，整顿厘捐，清理积案，办理洋务，均颇有成效。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太平天国都城天京沦陷，李世贤、汪海洋率太平军余部南走浙、闽，转入赣、粤。郭嵩焘部署围堵，筹措军饷，会同左宗棠于同治四年（1865）底将其镇压下去。署理广东巡抚期间，郭嵩焘先后与两广总督毛鸿宾、广州将军瑞麟及闽浙总督左宗棠发生矛盾，以致为左宗棠奏参，于五年（1866）二月开缺回籍。此后，他家居八年，从事著述，并主讲长沙城南书院。

同治十三年六月初八日（1874年7月21日），郭嵩焘奉命赴京陛见，于是年底抵达北京，次年二月又简放为福建按察使。时因日本侵略我国台湾事件，清朝廷内海防议起。郭嵩焘上《条议海防事宜》，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从而明确提出他的“本末观”，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狭隘眼界，开启了中国近代从政治上进行改良的思想先河。

郭嵩焘到达福州后仅两个多月，七月二十八日（8月28日），清廷又下诏命他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大臣。先是，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英国要求清朝速派大员赴英通好谢罪。郭嵩焘返京后，奉命署兵部左侍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出使外邦，“通好谢罪”，这在时人看来是极为耻辱之事。而郭嵩焘毅然应命，并于到京后就“马嘉理案”，奏参云南巡抚岑毓英，指责其“贸然扬难，貽累国家”。一时舆论大哗，郭嵩焘“横遭訾毁”，为京师

士大夫所不容，并为同乡朋僚所羞辱。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与副使刘锡鸿等一行自上海起航赴英，于十二月八日（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就任中国首届驻英国公使。光绪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78年2月23日）又受命兼任驻法国大臣。郭嵩焘出使英、法，首开中国派任常驻外国使臣的先例，揭开了近代中国人认识西方文化的新篇章，在中国外交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大意义。

赴英途中，郭嵩焘航经香港、新加坡、锡兰等地，游览参观，了解各地风土人情、政教习俗，并将其见闻、感受逐日记载，写成《使西纪程》一书，称赞西洋立国“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中国对于西方的挑衅，要研究“应付之方”，据理力争。抵达伦敦后，郭嵩焘将书寄总理衙门刊刻。此书出版后，竟遭到国内守旧士大夫的猛烈抨击。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并奏参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以致书被毁版，禁止流行。郭嵩焘因此而愤懑已极。

出使英、法期间，郭嵩焘不辱使命，开展了大量外交活动，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他奏请在新加坡设立领事，保护华侨，使中国开设了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就国内发生的镇江太古洋行趸船移泊案、英商残害厦门渔民案等多起案件及英属加拿大域多利华人免税案，与英国外交当局进行交涉。他还在英、法两国考察议院、学校、工厂，拜会各国驻英使节与访英各国政要，接待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等各界人士，接见中国留英学生并为他们进行外交努力。他还十分注意考察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悉心研究其社会风俗和学术文化，思考着争取自己国家进步与发展的有关问题，并曾多次上疏，要求禁止鸦片、进一步学习西方，批评国内的守旧观念和顽固势力。郭嵩焘在国外的种种

表现，充分表明他是一位热爱和忠于自己的祖国、思想开明进步的外交家。但是，也由于他在外国种种开明有礼的举止行为，遭到副使刘锡鸿的攻讦。在国内顽固派势力的支持下，刘锡鸿竟以郭嵩焘所谓有辱天朝的“十大罪”，上奏弹劾。郭嵩焘忧愤交加，只得奏请辞职。光绪五年正月初十日（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卸任东归，于闰三月十四日（5月4日）回到家乡。

回湘后，郭嵩焘忧戚居家，读书著述，但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他曾不断地向朝廷提出对于国是的主张。中俄伊犁交涉，他上书朝廷，提出解决争端的六条意见，得到朝廷重视。中法战争时，他先后上奏朝廷和致书李鸿章、彭玉麟等，阐述自己的主张。光绪十四年（1888）黄河决口，他致书两江总督曾国荃，提出治黄救灾的措施。他还在长沙发起和参加一系列社会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三日（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因久病不愈，在长沙逝世，终年74岁。他逝世以后，李鸿章为之上奏朝廷，请求特旨赐谥，并宣付国史馆立传。但清廷谕曰：“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他最终都没有得到清王朝的谅解。

综上所述，郭嵩焘的一生，曾亲身参加了抗御外国侵略的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以后，他是曾国藩创办湘军的重要谋士，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洋务运动中，他是积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19世纪70年代我国边疆危机之际，他毅然受命，出使英国，成为我国首任驻英国、法国的公使。特别可贵的是，郭嵩焘毕生关心祖国的命运，对于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走向世界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毫不妥协地批驳封建顽固派陈腐守旧思想和洋务派的本末观，率先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政教、

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主张，提出了以理制胜、以礼相待的外交思想，堪称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从而远远地走在时代的前列，对后来维新改良思想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6

郭嵩焘知识渊博，笔耕不辍，经史子集，无不涉及。据统计，其著作共约40余种，数百万言。关于郭嵩焘的著作，郭氏曾在所著《湘阴县图志·艺文志》及其日记中有所记载。郭氏后裔郭群亦曾撰有《湘阴郭氏遗著提要》，作了补充说明。郭嵩焘去世以后，受其委托整理遗著的王先谦曾说其“生平撰著大半散佚”，并列出自刊著作11种、未刊著作5种。

郭嵩焘的著作，其在世时已有不少刊行问世，依刊行时间的顺序，主要有：《湘阴郭氏家谱》十卷，咸丰七年（1857）郭氏储芳堂刻本。《罗忠节公年谱》二卷，为《罗忠节公遗集》附录，刊于同治二年（1863）。《使西纪程》二卷，光绪三年（1877）同文馆刊刻，此为他生前唯一由官方刊刻的著作。《罪言存略》一卷，收入郭嵩焘奏疏三篇、书牍三篇，光绪五年（1879）刊。《禁烟公社条规》一卷，光绪五年刊。《湘阴县图志》三十四卷，光绪六年（1880）湘阴县志局刊。《礼记郑注质疑》四十九卷，《大学章句质疑》一卷，《中庸章句质疑》二卷，均为光绪十六年（1890）长沙思贤讲舍刊刻。《校订朱子家礼》五卷，光绪十七年（1891）长沙思贤讲舍刊刻，此为郭嵩焘生前最后校订刊行的著作。以上十一种，除《禁烟公社条规》一种至今尚未见到以外，余均存世。

郭嵩焘逝世以后，从清末至民国年间，其著作陆续刊印行世。首先，即是王先谦、杨书霖与郭氏之侄郭庆藩将其奏疏、诗文与

部分书信整理出来，以“养知书屋遗集”书名刊行。该《遗集》分为三种，一为《郭侍郎奏疏》十二卷，二为《养知书屋文集》二十八卷，三为《养知书屋诗集》十五卷，三书均为光绪十八年（1892）长沙思贤讲舍刊刻。此三种，郭氏生前即已编订，但王先谦所编，在卷次和数量上均与前者不同。据郭氏后裔云：其《郭侍郎奏疏》一书，因“去其有为时忌者若干篇，盖不及原稿十之五六，然非公志也”。

其次为《玉池老人自叙》一卷，系郭嵩焘生前遗言，自光绪十五年（1889）开始撰述，至其去世前3个月写出后记，光绪十九年（1893）养知书屋刊刻。

再次为“郭氏佚书六种”《周易释例》一卷、《毛诗馀义》二卷、《绥边征实》一编、《慎终录》一卷、《思旧录》一卷、《嘉言录》一卷，均为郭氏后裔整理其先人著作之残篇断简，故称“佚书”。此六种，均系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养知书屋名义刊刻。郭嵩焘之子郭焯莹曾撰有《郭氏佚书六种·叙目》一文，记述了此六书之来由及编辑的大致情况。

此外，民国年间的湖南著名学者任凯南，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0年第2、3、4期和1931年第1、2期连续发表所辑《读管札记——郭嵩焘遗稿》，共辑录郭嵩焘关于《管子》的评注222条，可视为郭嵩焘《管子》研究著作的问世。1933年，武汉大学又出版了郭嵩焘《史记札记》一书，共五卷，系任凯南据郭嵩焘使英期间读《史记》时于简端之批注所编。据传，民国年间，郭氏后裔曾将家藏郭嵩焘著作未刊稿本若干种，交请任凯南整理出版，此《读管札记》、《史记札记》即当为其中之两种。

以上共计12种，即系郭嵩焘去世以后至1949年所出版的著作，现全部保存于世。

就郭嵩焘勤奋撰述的一生而言，以上所述还只是他全部著作中的一部分。如奏疏，为郭嵩焘著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但在王先谦所编《郭侍郎奏疏》中，仅收入郭氏奏疏 188 篇。郭嵩焘一生所写书信，数量当为更大，但王先谦将之编入《养知书屋文集》之卷九至十三，总共仅 62 篇。由此可知，郭嵩焘的大部分著作尚处于流散状态，有的存而未刊，有的散佚于各类报刊书籍之中，有的则还深藏于公私之家。

1949 年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郭嵩焘著作仍然处于未开发状态，仅台湾“商务印书馆”于 1957 年重印了《史记札记》一书，计 50 万字。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郭嵩焘的历史地位与重要思想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其著作开始得以有序的整理与出版。1980 年至 1983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郭嵩焘手书日记整理出版，书名为“郭嵩焘日记”。这部日记，起自咸丰五年，止于其去世之前一日，首尾 37 年（中阙 39 个月），共计 230 万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983 年，岳麓书社将《郭侍郎奏疏》整理出版，并从有关书刊辑佚奏折、片 18 篇，更名为“郭嵩焘奏稿”。次年，又将《养知书屋文集》和《养知书屋诗集》两书校点整理，合订一册，题名“郭嵩焘诗文集”出版。1992 年，岳麓书社将《礼记质疑》一书重新出版。1984 年，由岳麓书社编辑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将郭嵩焘《使西纪程》日记整理校点，作为校本付刊，从而使毁版一个多世纪的宝贵《纪程》重见天日。1987 年，岳麓书社编辑出版的《湘军人物年谱》（一）《罗忠节公年谱》，即由郭嵩焘所著《罗泽南年谱》改名而来。此外，1983 年岳麓书社版《湘军志》（外两种）收入的《湘军志评议》、1996 年岳麓书社出版的颜昌峣《管子校释》、1997 年中华书局出